



闲话“封泥”

◎汪微

检视书架,发现一些多年前慕名购置却很少翻动的书,赶紧取出来补补课。其中有一本清代吴式芬、陈介祺所著《封泥考略》,细读竟十分有趣。

《封泥考略》共收封泥849枚,基本上都是秦汉时期的遗存。封泥的使用其实始于先秦,延续千余年至隋唐而湮没,再历千年因实物出土才重新唤起历史的记忆。

封泥的作用,简单说来就是古人在写有公文和信件的竹简或木牍上加盖一个木板,用绳索捆扎起来打个结,用胶泥包裹并在封泥上盖上印章。这些印章都是阴文,盖到泥上就成了凸起的阳文。封泥经烘干硬化处理,与信件和绳索浑然一体,可以起到防止他人私拆的作用。这种带有印章的泥块,便被称为“封泥”。

吴式芬原本只是一位金石学家,他得到大量封泥实物后加以细致研究,竟搞清楚了不少秦汉官吏制度甚至行政地理方面的疑点。历代正史一般只记载较高级别的官职名称和制度,通过对封泥的研究,无疑能够弥补这些史书的缺漏。吴式芬利用传统的典籍材料与作为出土文物的封泥相参校,这样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与稍晚于他的王国维提出的“纸上之材料”与“地下之新材料”相互印证的“二重证据法”不谋而合。王国维对封泥的研究也很重视,他在《简牍检署考》中说:“古以泥封书,虽散见于载籍,然至后世其制久废,凡不知有此事……封泥之出土,不过百年内之事,当时或以为印范。及吴式芬之《封泥考略》出,始定为封泥。”

从一枚“赤泉侯印”四字印文封泥,吴式芬考证出印主乃西汉开国将领杨喜,依据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记载:杨喜和刘邦的其他几位部将把项羽逼至乌江自刎后,被封为赤泉侯,食邑一千九百户。吴式芬在《封泥考略》按语中说,《史记诸侯年表》与《汉书》高惠、高后、孝文纪及功臣表均明确记载,杨喜于高帝七年受封,文帝十一年去世,谥号“庄子定侯”。特别指出“印文又见汉铜印”加以佐证,可见治学的严谨。

吴式芬从封泥中发现秦汉时期的各式中央官印、丞相印、郡县官印乃至特设官印,所反映的职官制度都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没有的。譬如他从“郎中左田”“郎中西田”两枚封泥对秦时九卿之一“郎中令”的职能产生了怀疑。此前只是认为有掌管宫廷侍卫、备顾问应对、劝谏得失、郊祀主献、拜诸侯王公宣读策书等职,而以这两枚封泥为突破口,再比对相关历代职官制度文献后可以断定,“郎中令”还有管理公田的重要职责;又从“铁兵工丞”“造工”“弩弓室”等封泥印文得出结论:秦代掌管工程的职能部门分工相当细致而且专业化,不亚于后世所设六部的“工部”。



《灰姑娘》

插图选(10)

亚瑟·拉克汉姆 绘

仙女说:“现在,灰姑娘,你可以出发了,但要记住……”



“相哀终古更无缘”

◎萧规

1937年9月14日,散原老人陈三立卒于北平。其公子陈方恪自沪奔丧。据潘益民《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》,“同月26日,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抵北平陈宅吊唁散原老人。此时先生大概仍在奔丧途中,尚未赶到北平”。其增订本《陈方恪年谱》所述大致相同,并补充道,“先生和隆恪所乘上海至塘沽的船上发现传染病人,客轮被迫停在烟台港口月余,不准靠岸”。

唯据《郑孝胥日记》,1935年5月21日,“入宫,召见,辞总理;张景惠受任”,则郑孝胥在两年前已然卸任,《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》《陈方恪年谱》谓之“时任”,显然失实。此外,1936年12月27日,郑孝胥自新京(长春)“东五马路四六九号”迁至“柳条路三百零一号”定居,以为终焉之计。因而1937年9月26日“访仁先(陈曾寿),共悼陈伯严(陈三立)”之事乃发生在新京,此据《陈曾寿日记》可证。其所悼者,遥祭而已,却非《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》《陈方恪年谱》所认为的“抵北平陈宅吊唁”。正因为此时郑孝胥未曾亲至北平,是以当日日记所载“四子唯一子侍疾,即清华教员(陈寅恪),其第五子(陈隆恪)赴广东,七子(陈方恪)在沪,其一(陈登恪)未知在何处”(五子、七子均为堂兄弟大排行)颇与实情不符,或听人如此说罢了。据陈流求等人回忆,其祖父陈三立临终,“当时在北平的后辈,聚集祖父卧室,跪在老人床旁送别。儿子寅恪、登恪及长房长孙封可跪在最前面地板上。这时居庐山的五伯隆恪、住上海的七叔方恪尚未到达”。

1937年10月25日,郑孝胥有《怀伯严》之诗,“一世诗名散原老,相哀终古更无缘”“胡沙白发归来者,会有庐峰旧年”,怅惘不可为怀。迟至11月7日,郑孝胥才登车,“至奉天(沈阳)。换乘京奉车”,次日抵达北平。11月15日,“至姚家胡同吊陈伯严之丧”。



源代码:比尔·盖茨首部自传

[美]比尔·盖茨
中信出版社

书中有关于他试图融入周遭社会的苦苦挣扎,有关他在新时代即将到来时对代码和计算机世界的奇妙发现,也有他从少年时便开始的对人生之路的探索与追寻。他曾半夜跑到计算机中心,后来,在大学宿舍里,引燃了即将改变世界的科技革命的导火线。

幻想底尽头

易彬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;另一方面,他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。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一样轻的地方,他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。在普遍的单薄之中,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。

黑夜的狂欢

[韩]韩江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彩色的蜡烛,夜行的列车,燃烧的金达莱花,被生活追赶的女人、男人们。现实和自由的魔幻碰撞,生活本质的孤独疲惫,丧失的破碎和展望的光点。你在哪里长成了如此穷困的脸,现在又在哪里以这张穷困的脸生活着呢?

迷宫

残雪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本书收录残雪2022年至2024年西双版纳写就的小说5种,和作家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四幕歌剧一部,这是她迄今为止唯一的歌剧作品。歌剧《陨石山》描写在人虎杂居的偏僻山村相依为命的两姐妹,因生活追求不同,从不解到和解的心灵跨越过程。

“饱蠹楼”琐议

◎鸠玄

奥古斯丁·比勒尔《以饱蠹楼之名》一书,原名为 *In the Name of the Bodleian*。译者解释说:“‘饱蠹楼’这个中文名称是钱锺书先生对于 Bodleian 一词兼顾音义的译法,实际上为波德莱图书馆的意思,我们尊重并沿用钱锺书的译名,也请读者注意此名原来仅是为了纪念其创立者。”

原书中称,托马斯·波德莱爵士在牛津的图书馆乃是一个伟大且光荣的机构,是英格兰的圣地之一。“世

上再没有比饱蠹楼更为高贵显赫的图书馆了……在饱蠹楼,每个有教养的心灵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”

据说,“饱蠹”二字出自《老残游记》。小说中老残到某处访书,没想到藏书都被“关锁在大箱子内,不但外人见不着,就是他族中人,亦不能得见”。于是在墙上题诗,其中有“深锁娘娘饱蠹鱼”一句。然而,波德莱图书馆则“允许读者没有阻碍地利用它们的馆藏”。兰姆散文《牛津度假



记》里,外来的“小人物伊利亚”也可以“在庞大的波德莱图书馆的庇荫之下”埋头攻读。

钱锺书留学期间曾写有《饱蠹楼读书记》(*Hours in the Bodleian*),第一册题记云:“廿五年二月起,与绛约同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,各携笔札,露钞雪纂,聊补三箧之无,铁画银钩,虚说千毫之秃,是为引。”钱锺书是牛津大学的在校生,杨绛却不是,可见波德莱图书馆果真是对外开放的。